

200公尺就到一個市場的出入口，全部都是人，我們拿著麥克風，在那邊跟淡水的朋友解釋，我們為什麼要罷免吳育昇，有一個老阿嬤她跑到我的旁邊來，她跟我說：「我想要支持，但是我不會寫字。」(台語)，我聽了好感動。

以前，在選舉的時候，他們可能被教育，我講的不是學校的教育，是樁腳的教育，你只要會看數字就好：「蓋一號，蓋一號，投一個人就對了。」罷免的時候，還等不到那張罷免票，你前面就有一關又一關重重的困難等著你，我們在推動罷免的時候，其實主流媒體是不報導的，理由很簡單，沒有人要去得罪有權力的人，那吳育昇他那個時候，他的戰略也很簡單，冷處理，所謂冷處理就是他完全都不講話，他也不跟你，他也不出來說明，我們所提出來的罷免理由有沒有道理，整個人躲起來。

我後來回顧我們整個罷免運動，最後雖然在第二階段，我們第二階段那30天，計算的最後一天，是大年初二，那各位或許會覺得很奇怪，我們一般在算期限，最後一天如果是假日的話，不是都會順延嘛，順延到下一個上班日，對不起，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》裡面，對於罷免的期間，計算是非常嚴格的，最後一天即使是大年初二，而那個時間，某個程度上是中選會他們可以操控，算得準準的，30天最後一天，讓我們開始簽的時候，大年初二。

在大年初二以前，吳育昇採取的策略很簡單，冷處理，有一個好處，其實我們安靜了半年，大家現在看到他又出來了，那但是我等一下再跟大家解釋為什麼他不要高興的太早，事情還沒有結束，我們在簽第二階段連署的時候，透過email，透過我們所架的連署的網站，透過去丟郵箱、投信箱，我們在淡水、在泰水、在林口、在八里，我們晚上我們的志工，跟著我們站在馬路旁邊，拿著麥克風請大家來連署，我們挨著店家，一戶一戶的拜託，請他們來連署。

最後到第二階段的時候，我們需要三萬七千多份，第二階段的連署書，但是我們最後少了，少了1868份，等到我們後來感覺到說，這個運動真的熱起來了，我怎麼感覺到這個運動真的熱起來了？因為到最後一個禮拜的時候，大家已經要準備過年，我們從8月開始做，做了快半年以後，其實所有參與的志工，大家都很累，快要過年了，我們沒有辦法，真的沒有辦法要求那些志工說，你們不要回家準備過年，跟我們一起衝到底。

我們到後來的做法，就是在臉書上面發布，幾點我們要到什麼地方去簽連署書，那如果有朋友想要幫忙的，歡迎你們在那個時間到我們所宣布的地點，到後來，我們感覺到運動開始熱了，大家開始注意這件事情，而且開始想到，我們在做這件事情不是在玩的，我們說我們會開始做，我們就一定會做到最後一天，只要一公布，就有人來，不認識的人，完全不認識的人，就到那個定點來幫忙。

我曾經在早上六點的時候，跟一個開胖卡的傳興大哥，還有另外兩個我們憲法133的志工，我們站在紅樹林捷運站的前面，據說吳育昇的家在對面，我們站在那個地方舉著牌子，我們要罷免吳育昇，那個時候在第二階段還是中間的時候，有很多人經過我們身旁會跟我們說加油，但是也有很多人就這樣走過去了，他告訴我們說，沒有用，你們不會成功的。

大年初一截止前一天，那天早上，最後一天了，我們要衝刺，我到淡水，馮光遠到林口，早上出門的時候，我跟我太太講，因為我太太陪我去，我說今天可能只有我們兩個人，因為是大年初一，我舉牌子，那麻煩你幫我分連署書給想要來簽的人簽，結果那天，當我們到淡水捷運站的時候，早上十點開始，陸陸續續來了將近二十個志工，大年初一，不出去拜年，陪著我們在那邊簽連署書。

在林口，我們的志工跟著光遠，在那邊舉牌，在那邊短講，那天大年初一，我們到林口的竹林寺去，來拜拜的人非常多，那天我們很感動，因為我們沒有想到，支持這個運動的人這麼多，大家紛紛停下腳步，幫忙簽那個連署書。

那天我們帶了很多連署書回到辦公室，那天晚上，大年初一的晚上，有很多熱心的民眾，因為那個時候已經不能用郵寄的，你寄也寄不到，開著車子把連署書送到我們在台北市的辦公室。大年初二，我們確定份數不夠，那天晚上，所有的志工還待在辦公室的，大家都哭得稀哩嘩啦的。

其實我那個時候覺得，很對不起他們，有人跟我們走了好幾個月，走到腳都受傷，到大年初一那天還是堅持跟我們出來，拼著命的在收連署書，當然事後的反省，會去想說，之前如果哪裡做得比較好，我們就會過，就會過那個門檻。